



廣州市將於本月內全面啟動對廣州市文化遺產普查。圖為廣州恩寧路為數不多保護尚好的傳統騎樓。 記者趙鵬飛攝

穗率先啟動 文化遺產大普查

範圍空前小至一棵古樹 增聘人手前線監督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道) 建城兩千多年的廣州，一直以西關大屋、騎樓、東山洋樓等頗具嶺南風情的建築和歷史街區為外界所稱道。但近年來由於舊城改造保護不力，許多歷史街區遭遇破壞甚至逐漸消失。據了解，擁有4000多處文物建築的廣州，僅有6個專職保護的工作人員。為了更好的保護老廣州的歷史風貌，廣州將在內地率先啟動文化遺產線索預保護機制，本月內並即將啟動對全市文化遺產的全面普查，聘請文保監督員到一線保護文物。

此前，已拿到官方「保護令」的兩棟廣州民國建築金陵台、妙高台被漏夜拆除，引起粵港民眾廣泛關注。本報記者走訪廣州多個老區，發現不少珍貴的歷史建築早已在多輪改造運動中被拆得支離破碎。殘存的騎樓群、西關大屋、書院也是蛛網密結、花窗蒙塵，寥落的景象令人唏噓。

四千文物僅六人保護

記者在採訪中也獲悉，自從2004年開始，廣州就已開展了數次文物普查，發現並登記文物普查線索4,533條，最終公佈不可移動文物名錄為3,010處。同時，建立了不可移動文物點的保護檔案，並認定公佈各區不可移動文物名錄。無奈的是，目前管理全市文物的業務行政部門仍是1992年設立的文物處，編制一直維持在6人，相較國內其他副省級城市，組織機構和人員編制薄弱，差距較大。廣州文廣新局負責人表示，「一個處、6個人要管4,000多處文物很難管得過來。僅僅應付日常業務就

已不堪重負。這成為了現有情況下制約廣州文物保護工作的主要「瓶頸」。

擬建「預保護機制」

為進一步探求解決途徑，廣州今年將在國內省會城市率先啟動文化遺產線索預保護機制，聘請文保監督員到一線保護文物，並在月內啟動對市內文化遺產的全面普查。官員表示，今後，一條古河道、一個舊碼頭或者一棵古樹都可能取得保護的「名分」。

為防止「這邊普查那邊破壞」的發生，廣州市還將於本月內啟動全市文化遺產普查，將於2014年底完成。「這次普查範圍空前，目的在於全面摸清廣州不可移動文物、國有可移動文物、非物質文化遺產、歷史建築線索和傳統風貌建築的數量分佈、保存狀況、管理權屬和使用管理等情况，本著能保盡保的原則，邊普查邊保護，『照亮死角，顯形遺存』，切實保護城市記憶。」

專家：以法名義呵護文物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道) 眼下廣州傾力建設歷史文化名城，保護之網越織越大，也讓人反思文物遭到城鎮化後，亟須喚醒的全社會對文物的敬畏和保護。文化遺產不僅是聯繫過去與未來的紐帶，也是未來創新型社會的「基因」。尤其在當前城鎮化的推進過程中，政府如何加強對文物的保護，是必須面對的課題。歷史文化保護專家、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張智敏博士說，文物破壞日趨嚴重，根在法律的疲軟。一旦破壞文物，如何對責任方進行定性，嚴重到什麼程度才可以判刑，迄今尚難定論。因此，與破壞文物造成的損失相比，過低的違法成本又該何種震懾作用？再者要在文物保護上實行問責制。地方領導在任期考核、年終考核時，不妨以「文物保護」這一項，作為政績考量納入考核目標，一旦在其任期內發生文物破壞事件，則按照問責制對官員領導責任、間接責任、過失責任進行追究。基於此，要真正守護屢遭破壞的文物，根治之道亟待法律升級，以法的名義呵護這些文物古跡，方可避免文物一次又一次遭受戕害。

傅雷後人原意骨灰撒大海



著名文學翻譯家傅雷(1908年4月7日—1966年9月3日)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孔雯瓊、沈夢珊 上海報道) 今年是著名文學翻譯家傅雷先生誕辰105周年。47年前撒手人寰的傅雷及夫人朱梅馥其骨灰經過數十年輾轉天津、上海各地，前日終於葉落歸根，長眠在故鄉、上海南匯福壽園海港陵園如茵園潔白的豐碑下。不過，全程參與傅雷夫婦遷葬過程的浦東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傅雷研究專家王樹華昨日對本報透露，傅雷常常教育後代要低調做人，故傅家子女原想遵從遺訓，將父親骨灰撒向大海，但經他多番勸告，這位一代翻譯巨匠的骨灰才得以落葉歸根。



傅雷夫婦哲嗣傅聰、傅敏向墓碑鞠躬。 網上圖片

讀者義助 冒險下葬

記者昨日前往位於浦東南匯的福壽園海港陵園。傅雷長子傅聰與次子傅敏前日操辦遷葬大事，因身體勞累婉拒採訪。王樹華向記者講述了此次遷葬的過程。1966年9月，由於不堪忍受在文革中的迫害和侮辱，傅雷服毒自殺，其妻朱梅馥隨後懸樑自盡。兩人骨灰被一位喜歡讀傅雷譯作的女子江小燕安葬於天津永安公墓。此後傅雷夫婦的骨灰遷葬轉輪落至上海青浦鄉下的一個公墓，平反後被安置在上海龍華烈士陵園。

學者勸告 魂歸故里

早在3年前，王樹華就建議傅家將骨灰遷葬至上海南匯，也就是傅雷的故鄉。「原先傅雷家屬的意願，是要將雙親的骨灰撒向大海，但我勸說他們(傅聰、傅敏)，傅雷夫婦不僅是你們的父母，他們更是中國的文化遺產」。在王樹華的努力下，傅雷家屬最終被



傅雷與夫人朱梅馨、兒子傅聰在書房。 網上圖片

感動。開始家屬曾想過將骨灰遷葬至傅雷故居，但考慮墓園管理更佳，最終選擇了南匯的福壽園，並同意樹立一塊簡潔的墓碑供後人瞻仰。

傅敏弘揚父母赤子心

傅雷夫婦墓碑上鐫刻有「赤子孤獨了，會創造一個世界」的銘文，由傅雷之子傅敏從《傅雷家書》中選定。遷葬當天，傅敏的發言感人至深，他指父母雖然「無限悲憤地離開了這個世界」，但兩老「那顆純淨的赤子之心，永遠在激勵着我們一定要努力把產生這個悲劇的根源剷除掉」，最後並道「爸爸媽媽你們在這安息吧」。

《傅雷家書》手稿首展浦東

此外，據人民網報道，「『潔白的豐碑』傅雷生平展覽暨傅雷銅像落成儀式」26日在周浦美術館舉行，展出傅雷生前的老照片、大量實物、圖表等，包括傅雷生前的翻譯作品手稿和《傅雷家書》手稿等，也首次在浦東展出。

傅雷教子：做人第一 藝術第二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) 傅雷與傅聰父子在中國文化藝術界可說是鼎鼎大名。傅雷是著名翻譯家、作家、教育家、美術評論家，早年留學法國巴黎大學，翻譯大量的法文作品，包括巴爾扎克、羅曼、羅蘭、伏爾泰等名家著作。傅雷家教極嚴且父愛至深，其家書後被整理成《傅雷家書》，至今影響深遠。

1958年，在上海「反右運動」中，傅雷被劃為「右派」。1966年文革初期，傅雷不單遭抄家，而且受到連續四天三夜批鬥、罰跪等凌辱。9月3日上午，傅雷夫婦在上海蘇州路家中雙雙自殺身亡，傅雷終

年58歲。傅聰收到父親的最後贈言是：「第一做人，第二做藝術家，第三做音樂家，最後才是鋼琴家。」

出生於1934年的傅聰，早在三、四歲時就已表現出過人的音樂天分。他7歲開始學鋼琴，1955年，獲邀參加在波蘭華沙舉行的第五屆蕭邦國際鋼琴比賽，得到第三名和「瑪祖卡」獎，成為首位在國際性鋼琴比賽中獲獎的中國音樂家。之後，傅聰留在波蘭學習，至1958年12月突然離開波蘭出走英國。1966年11月，傅聰在父母去世2個月後才回國，直到1979年文革結束後才回到上海，目前長居英國倫敦。

告別文革 從「心」開始



楊帆

傅雷、朱梅馥夫婦的骨灰前日安葬在上海南匯，這對在文革中被誣陷迫害、憤然自殺的智者，終於在47年後魂歸故里。而對於那些曾經親歷、擁護甚至參與那場浩劫的健在者，靈魂何以安頓？

反於目前社會上一股為文革翻案的暗流，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站出來，直面歷史，以懺悔的方式自我救贖：山東的劉伯勤、河北的宋繼超、安徽的張紅兵、湖南的溫慶福、山東的盧嘉善、福建的雷英郎……過去的「紅衛兵」們今年以來紛紛在報紙上向「文革」中被迫自己傷害過的人道歉。最近，陳毅元帥之子陳小魯再續文革致歉「接力」，公開表示：希望能代表老三屆校友向曾經批鬥傷害過的學校領導、老師和同學鄭重道歉。

對於40多年前的文革受害者，今天的公開致歉或許來得太遲，但絕不過時！當下理性淪喪、良知泯滅的社會病根尚未消除，漠視憲法，踐踏人權的權力現象時有發生，極左掛帥的文革遺風或許會借屍還魂。正如陳小魯在懺悔時所說，「文革的基因從來就沒有徹底肅清。」

文革會不會再來一次？有人說：「再發生？不可能吧。」對此，被譽為「中國良心」的巴金先生在1987年曾反問道：「誰能向我保證二十年前發生的事不可能再發生呢？」於是，他倡建文革博物館，以「脫下面具，掏出血肉，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，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」，在他看來，「只有牢牢记住『文革』的人才可能制止歷史的重演，阻止『文革』的再來。」

陳小魯等文革致歉者們，並未將自身過錯簡單歸咎於「文革」大環境之裹挾，而是意識到「個人作惡之責，亦不可混」。的確，正是一個個體體的「害怕」，「恐懼」，「沒良心的順從」，「無意識的執行」，才成就了集體之惡，演變為歷史悲劇，釀成了時代災難，這也給時下大行其道的犬儒主義敲響了警鐘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今天，雖然巴金倡建的文革博物館迄未建成，而為文革「償債」的良心之火正呈燎原之勢，溫暖着劫後餘生的人們。這種民間自發的心靈救贖，內涵比物質的文革博物館更加豐富，意義比官方的政治文件更加深遠，對今後中國公民的人格覺醒更具塑造力。

當下，中國改革開放又處於決定命運的歷史關口，為了讓文革的悲劇不再重演，為了讓法治和尊嚴的陽光照進中國的前路，讓每個中國人先從「心」開始。因為，只有敢於反思和批判的民族，才擁有文匯觀察 光明的未來！

陳小魯：文革基因從未徹底肅清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) 被稱為「十年浩劫」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已結束37年。開國元勳、陳毅元帥之子陳小魯，日前因自己在文革時期批鬥老師的行為「公開而正式」地道歉，以償還多年的心債。陳小魯在鳳凰衛視前日播出的節目中表示，文革基因從未有徹底肅清，文革最大的教訓就是要樹立憲法權威。

陳小魯在節目中稱，雖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《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》已對文化大革命做了一個政治結論，但其實內地對文革的反思不夠。「但是關鍵是你汲取了教訓沒有？你以後還是不避免犯同樣的錯誤。就從社會上講，你那個文革釋放出來那股暴戾之氣啊，你能不能給消滅掉、減少掉，這是一個問題。」

文革教訓大 應樹立憲法

本月7日，在北京市第八中學對面的一家茶室裡，今年69歲的陳小魯作為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會長，與學生代表們一起，為文革時期的所作所為，向當年的老師「公開而正式」地道歉，償還多年的心債。

陳小魯認為，如果現在要說文化大革命有什麼領悟的話，那就是其的最大問題就是違憲。最大的教訓就是應該樹立憲法的權威。

福壽園海港陵園內傅雷夫婦墓碑。 記者沈夢珊攝